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卷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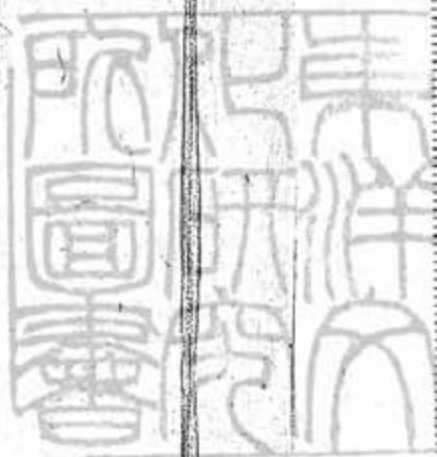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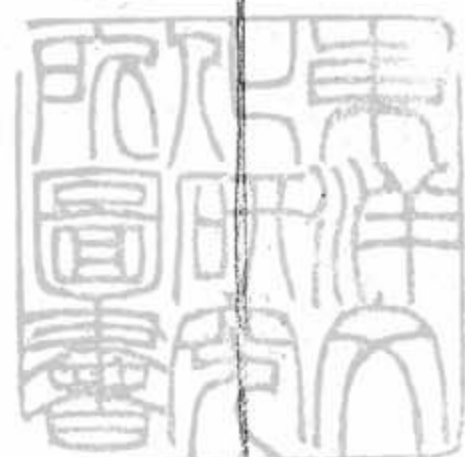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1 2 3 4 5 6 7 8 9 10



衍義補卷十七至卷十九
七樂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除民之害

禹貢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

爾雅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

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

吳程曰九河率在河間之滄洲境

孔穎達曰河分爲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

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大水橫流不由其道散溢

妄汜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

濬亦疏通之意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決排皆去其壅塞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

史記禹抑鴻鴻與水同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舊與

災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在

州歷龍門在蒲州地南到華陰東下砥柱今陝州三門山及孟津

在孟縣雒汭在鞏縣東至于大邳在今黎陽縣於是禹以為河所

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醜分二渠

以引其河二渠其一出自具丘西南河之南折北載高者也王莽時遂空其一即漯川

地過泮水在信都縣至于大陸在邢州地播為九河同為

逆迎也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又安功

施於三代

臣按先儒有言人君以養民為職凡為民害者

必除之夫民之所資以為養者土也而土必滋

於水然後物得以生苟水之多而至於蕩焉則

為害大矣非徒民不得以為衣食且不得以為

居室矣民無衣食居室則何以為生哉是以天

地間利於民者莫大乎水害於民者亦莫大於

水堯舜之世用人以輔世尤重於治水之職鯀湮洪水則殛之禹能平水土則用以總百揆終而禪之以位聖人之意蓋可見矣中國四大水惟河之來爲最遠其爲害亦最大自漢以來屢爲中國害一時君臣所以治之者亦各隨時因勢以爲之疏塞無非除民之害而已吁民害弗除則民生弗遂今日爲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於河有天下者烏可不以治河爲急務乎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

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旣封禪其明年乃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初武帝旣塞宣防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至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孝成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

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
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道今旣滅難
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可復浚以助大河泄
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
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爲方用度不足
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於館陶及
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
深者三丈敗壞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河平元年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
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

成
鴻嘉四年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
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恒欲
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
水勢何欲居之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
而圍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哀帝初卽位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
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
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
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

遺留也言川澤水所
流聚之處皆留而置

之不以爲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
居室墾殖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
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
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
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
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
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晷月自定
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
怨恨答難曰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

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
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姦
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
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
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從淇口以東
爲石隄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填淤加肥利禾麥
更爲秔稻利二轉漕舟船之便利三民田適治河隄亦成
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
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

策

臣按古今言治河者蓋未有出賈讓此三策者

平帝元始四年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

並人言河決率常於平原

今德東郡昌

左右其地

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

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

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爲四五宜有益王

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

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

水本從西山去周譜

世統譜

云定王五年河徙

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

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

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焉甄豐言凡

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

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

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

臣按西漢一代治河之策盡見於此大約不過

數說或築堤以塞之或開渠以疏之或作竹落

而下以石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或欲徙民居

放河入海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或欲空河流

所注之地或欲尋九河故道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詳加考驗豫見計定然後舉事以今觀之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焉

宋史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棗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命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謂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

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之民苦之仁宗至和二年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脩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仲昌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明年復決水死者數千萬人

歐陽脩曰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

爾今欲逆水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
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也

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
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
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徐
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臣按此黃河入淮之始然此特其支流由汴入
泗至清河口入淮者耳

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
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

元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伏槽之時
水勢似寬觀之不足爲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
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滷一失導洩之功崩潰決
溢可立而待河至杞縣三汭口播而爲三蓋亦有年
其後二汭湮塞三河之水合而爲一下流旣不通暢
自然上溢爲災卽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
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
害必矣宜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事頻爲
巡視謹其防護職掌旣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
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脩治以勞民者不同矣

至正四年夏久雨河溢決堤竝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其後集群議都漕運使賈魯議欲䟽塞竝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丞相脫脫璘其策以魯爲總治河防使發民丁十五萬人自四月至十一月諸掃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

歐陽玄曰治河一也有䟽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䟽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又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

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棗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謂殆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隄起漕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脩治之

臣按天地間爲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

有河海之患然兩暘之為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先事以為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雖非人力所能為而人君有志於為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奈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為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患於中國也視諸水為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原自張騫使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

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為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寢大東北流分為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

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為孟津過
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推
放無崇山巨礮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
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恒被其害方禹
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
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
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
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
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
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
為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
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
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
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
達濟寧州界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
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
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
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
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

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抑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夫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迤東歷睢陽毫穎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歟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

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坐成困蹙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徃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

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耿之費而忘其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捐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為愈也臣愚以為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况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焉可置之度

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
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
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
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信之篤而
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
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臣觀宋儒朱熹有曰禹
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
面之水漸淺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
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
泛溢以爲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
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
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
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
原匯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塲變爲波浪魚鼈之
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
之疏通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
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
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
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治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

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漑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

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乘除孰多孰寡爾為萬世計不顧一時為天下計不徇一方為萬民計不卹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地哉臣亦以謂開封以南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滄

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開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閑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爲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

大德中河決杞縣蒲口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尚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

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軍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鱉之區塞之便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臣按河為中原大害自古治之者未有能得上策者也蓋以河自星宿海發源東入中國踰萬

里凡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以趨于海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積也衆矣夫以萬川而歸于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收之門束隘而欲其不泛溢難矣况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為衝決而移徙不常也哉夫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經久之長計然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

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東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難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竝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暫時蘇息矣

以上除民之害臣按天下之爲民害者非特一水也水之在天下非特一河也流者若江海之類渚者若湖陂之屬或徙或決或溢或潰隄岸以之而崩泉源以之而涸沙土由是而淤畛域由是而失以蕩民居以壞民田皆能以爲民害也然多在邊徼之墟寬閑之野曠辟之處利害相半或因害而得利或此害而彼利其所損有限其所災有時地勢有時而復人力易得而脩非若河之爲河亘中原之地其所經行皆是富庶之鄉其所衝決皆是膏腴之產其爲民害比諸其他尤大且久故特以民之害歸焉使凡有志於安民生興民利者知其害之有在隨諸所在而除之而視河以爲準焉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擇民之長

周禮大司徒施教灋于邦國邦外而都鄙都鄙內而都鄙使之各

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

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

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臣按此成周六鄉之法也合五家爲比比有長

合五比二十五家爲閭閭有胥合四閭一百家